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震川先生全集

(一)

歸有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震川先生全集

(一)

歸育光著

國學基本叢書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于其間。且聞于錢牧齋宗伯云。先生遺文尙多。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旣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元公編輯。爲牧齋先生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尙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哲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怒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先生之文。自歿時卽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錢牧齋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尙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概見。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尙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未刻。合牧齋定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

者。間助剗。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于序。况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

宛平王崇簡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錢宗伯選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嶠。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之循良也。今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願以夙仰先生。旣欣觀全集之流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震川先生全集 序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錢宗伯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宗伯論之詳矣。然宗伯惡夫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蘊萎。益頹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蘊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因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恭負盛才。旣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釀金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

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樞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鈔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洸汰其繁朽。排纒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主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關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暘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暘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鈎摘蒐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遜隱。以留黠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蘼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觝僞。刊削茶敗。障斯文之末流。幹材小生。饒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

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瞻而不知瞻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汚人之知美瞻。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槩。效微勞於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日。虞山年家後學錢謙益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仲。敕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尙餘十之八九。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玄恭得而錄之。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尙隔。乃爲合併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繇公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

事宜。悉太僕之掌故。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則公之修辭立誠。蓋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得公之爲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起先拜手敬識。

謙益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纒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洸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次贈送。序壽序。凡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次宋史論贊一卷。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效唾。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喧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饗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比興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先生爲舉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

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愴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眞實。雖其牽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喆。有餘愧焉。輟簡之餘。愴然三歎。并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十八日。謙益白。

凡例五則

一選定。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略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錢牧齋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今大率從其選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莊以爲尙有遺珠。又自以己意增入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之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依錢宗伯名爲餘集。而藏于家。

一編次。錢宗伯所編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興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略差。或偶脫一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尙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訛。至於妄加刪改。爲

尤甚焉。崑山本則以從祖之好自用。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刪去。篇中遂無照應。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則以宗人之少讀書。凡用經史。彼所不曉者。非刪則改。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間有疑者闕之。訛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

一 刪重。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并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既并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略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頌而略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兩存之。

一 履歷。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恆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

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携歸。此爲先叔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集中選定編次之法。大約因錢宗伯而不無稍異。今繫先叔凡例於後。而仍存錢宗伯凡例於前。庶幾不沒其實。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玄孫玠謹識。

校訂助刻姓氏

王崇簡	簡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興祚	趙昕	嚴沆	曹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秦鉞
嚴曾渠	郝毓鏦	高冕	秦松齡
錢肅潤	秦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穎	蔣伊	何平
翁澍	陸廷祉	王楫汝	李臨
陸士炳	金望	錢士植	黃璠
張震維	席啓疆	張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沂	葉方恒	盛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丘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愷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遙章	王緝植	謝家柯

李遙威

黃泓

陸時通

李遙毅

張墜

盛翊治

沈廷瑗

楊元咎

徐灝

周霑

侯榮

金植

金侃

姪孫起先

綸

定世

曾姪孫聖脈

澆

虹

允哲

允謀

允肅

允臨

玄姪孫芳德

霖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雪
 嶠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大夫分任剗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
 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聲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
 學亭徐健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蓋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
 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裔與公於庚子歲卽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
 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玠拜識

卷之一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洪範傳

尙書叙錄

考定武城

孝經叙錄

荀子叙錄

卷之二序

項思堯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震川先生集

目錄

雍里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草庭詩序

經叙錄序

史論序

卓行錄序

汶口志序

正俗編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讌圖序

綸寵延光圖序

王梅芳時義序

水利書序

尙書別解序

都水彙序

會文序

群居課試錄序

夏懷竹字說序

卷之三論 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叙說

松江下三江圖叙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四雜文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三首

甌喻

震川先生集

目錄

性不移說

重交贈汝寧徐君

卷之五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興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題太僕寺誌後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

題金石錄後

題隸釋後

跋何博士論後

題什履重光冊

題星槎勝覽

題瀛涯勝覽

題文太史書後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題弘玄先生贊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冢廬巢燕卷後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跋小學古事

題王氏舊譜後

題立嗣辨後

跋程論後

跋程策後

卷之六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七書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參政書

答唐虔伯書

與李浩卿書

與嘉定諸友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答顧伯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卷之八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卷之九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鄧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計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卷之十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之英之任眞定序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送俞宜黃序

送福建按察使王知事序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贈石川先生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卷之十一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周御史序

贈熊兵憲進秩序

送嘉定縣令序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送縣令朱侯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贈張別駕序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贈司儀楊君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送陳子加序

送王博甫北上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司馴袁君督學旌獎序

贈醫士張雲厓序

贈弟子敏授尙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字上人序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卷之十二壽序

方御史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澗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丘恭人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宋孺人壽序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許太孺人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夫人壽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氏榮壽詩序

卷之十三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龔裕州壽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封計先生壽序

審封君八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澹甫魏君五十壽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楊漸齋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周弦齋壽序

前山丘翁壽序

成思訥壽序

陸思軒壽序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錢一齋七十壽序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杜翁七十壽序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卷之十四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馮宜人六十壽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丘氏七十壽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徐氏雙壽序

周氏雙壽序

王氏壽宴序

良士堂壽讌序

狄氏壽讌序

唐令人壽詩序

邵氏壽詩序

卷之十五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世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清夢軒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臥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苓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義江精舍記

菊窻記

本庵記

野鶴軒壁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卷之十六記

重修闕里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卷之十七記

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項脊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家譜記

卷之十八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

墓誌銘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

銘

卷之十九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儒亭墓誌銘

曹子見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卷二十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潘用中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沈母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

厝誌

伯妣程孺人權厝誌

鄭君漢卿壽藏銘

南雲翁生壙誌

姚生壙誌

亡兒翻孫壙誌

女如蘭壙誌

女二二壙誌

寒花葬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通政使右參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

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

治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墓碑

何氏先塋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玄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墓碣

泗水何隱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張通參次室鉏孺人墓碣

卷之二十五行狀

吳純甫行狀

李南樓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知縣前同判官許君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請勅命事略

卷之二十六傳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元忠君張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涪南居士傳

周封君傳

東園翁家傳

何長者傳

筠溪翁傳

可茶小傳

鹿野翁傳

卷之二十七傳

王烈婦傳

章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俞楫甫妻傳

卷之二十八譜 世家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興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卷之二十九銘 頌贊

爲善居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書齋銘

清泉銘

几銘二首

太行石銘

西山石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魁星贊

葉文莊公像贊并序

弘玄先生自叙贊

王氏畫贊并序

卷之三十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亭文
祭唐虔伯文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弔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祭妻祖父母文
祭楊椒山文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祭崑山縣城隍神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廟文
再祈雨文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辭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補編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卷之九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居守齋文卷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窺。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圖。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圖。又填圖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圖圖。太古無言之教。

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下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圖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八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

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筭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

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舊刻直云宋儒朱子之說詳矣。無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熱刻本。有寶兔之書。未必起於兔觀魚之樂。未必出於魚十八字。按後段有造車製字之喻。又有治範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兔之說。似設喻太多。疑常熱刻是初本。而崑山刻刪去者。是定本。今從崑山本。曾孫莊識。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

劫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劫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劫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劫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劫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劫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劫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

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繇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詠筮。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敍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爲肅爲乂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

之飲食。爲之貨賄。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月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旣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譴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又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濶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

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卽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卽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徵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

也。庶民得於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於極矣。虐瑩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瑩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於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卽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變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

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爲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滕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旣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於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敍。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恆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乂之必爲暘。哲之必爲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於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於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

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父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爲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父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爲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而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昔王荊公會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卽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尙書敍錄

余少讀尙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敍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

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塵塵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敍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旣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孝經敍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略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勗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

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疎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皇侃見梁書舊刻作皇甫侃誤也

荀子序錄荀子非經也今以無所附麗姑從錢牧齋先生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於紛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揚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於古人之書能不惑於流俗而求自得於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廬兩月上疏。

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唄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揜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治。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房。輕騎嬪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鯨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

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尙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尙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繫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舖藥之其後獲眞盜而誣引者皆出口人卽攬松犯邊獲其兄子卽尙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口薦都督馬永任邊將尙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

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常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十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略。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媿媿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略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

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矐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矐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矐。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矐而不知矐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燁燁爾。洋洋爾。纒纒爾。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敍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敍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夫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瘕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

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旣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旣而師事秦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富平楊子修。忠介公爵也。常熟本作楊用修誤。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鶴冠者尤喜論易尙書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日執戟持橐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其後常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常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歐附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略之因題其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榷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興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敵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

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舊本皆刻錢宗伯汰之今仍在

廬陵康君爽。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卽此庭草不除。與己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蟄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卽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於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歸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尙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縮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

滕召洛二誥之疏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汭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子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略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諱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隳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網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蘊落無成。怨遂沒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於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概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倣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廬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
上。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
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汭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汭
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汭。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
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汭
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
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汭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丘陵墳墓。汝玉之所
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汭口一鄉。汝玉
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
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
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既見。延之上坐。定爲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冀龔君一晤
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東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
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
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今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皆聞余言不誣也。茲余從事中祕。龔君寓書勉余以

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蓋皆風教所關。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略述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做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旣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爲法。以合族而紮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榦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

不可稽。考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牒。尙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籍。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尙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探尙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錢宗伯汝之今仍在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

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旣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之初，卽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尙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之

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咸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鄞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册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聖天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旣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力爲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尙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臣竊惟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妖氛曠息。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翔聖德於萬一。有負陛下之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珮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驂騑。騶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杵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於甘泉栢梁蜚簾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

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爲王元美兄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卽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喻其旨。蓋嘉靖間陶邵諸方士並進。上頗惑於神仙。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喻其旨也。末引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於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陟帖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帖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方其上下岡岬。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而知。采薇之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

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於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與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爲政之本如此云。

綵衣春讌圖序 錢宗伯次之。今仍在。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略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滄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匯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雒齊魯。古稱冀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國家威靈軼於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部。司空其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於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灑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天子新卽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僂默不敢答。蓋自以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之。且成鉅褰矣。先生在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爲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芬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

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間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卽此文也。乃數詘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此若而定。然而謂之數云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政天曹。而予爲令鄆。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顯學二三家著於篇。

尙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無閒室。晝居於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於母。卽讀尙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於錄。意到卽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免起鵲落時也。無暇爲文章。留之箱篋。以備溫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

以比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得其神。乃有意於以神求之云。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即還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汨沒。會得長興令。忻然有山水之思。臨行檢所為文稿。以塵坐叢沓之中。率爾酬應。多有可醜。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傳司空公。命會郎中取去一卷。今輯為四卷。其為人持去不存者尚多名。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鈍駁不一。然場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帖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焉。有中第者。有為顯官者。有為諸生者。有甚不肖如予者。而不為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春生書。

羣居課試錄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於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塵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俊。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於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

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己也。於是定爲句試法。試畢，錄其言之雅馴者，蓋勸勉之意寓於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聞有雄才陵轍而不束於格，亦予錄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於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於竹。章甫允懷於茲，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旣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於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而知。章甫爲人滑稽，與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章甫於予祖母爲從孫，於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幃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轎，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旣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疇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威，檠檠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款語其旁。章甫篤於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於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況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旣禮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儼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略。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課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

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敵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

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綬。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

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旣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考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於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繼祖者繼會祖，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以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旣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澁，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

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爲渠。滄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單鏐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潏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尙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本爲優。今從之。

水利後論

單鏐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鏐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漚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噫。至此何啻千年。鄭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鄭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郝氏所見之浦，尙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猷澮，距川，江流旣正，則隨其所，在可鈎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尙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

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筭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筭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筭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

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尙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謫譴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敍。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按徐晞。正統七年爲兵部尙書。以吏起家。在任四年。舊刻誤作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口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

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於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

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騷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坳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塚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

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口。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口黠口。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口。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繫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願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思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略。此篇錢宗伯置之別集公移中。今仍舊刻。附禦倭議之後。蓋以類相從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靡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

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並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並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恆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

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考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闊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口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口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緊急，以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

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壓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煙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泮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灑由

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於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好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旣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蟪蟪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

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陽谷之地。總轡乎

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己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墮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驂騮之馬。羈繫鞭

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蹶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兔。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略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於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闊略。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廈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於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敵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贏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飡。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秦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祕而弗施。乃和於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敵。至於此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於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權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暉。爲其下陳暠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譚。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譚弟應。而專有其國。會天子新卽位。詔賜外口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燭殺黎應。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譚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口。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諱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

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少傳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

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犬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

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充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帨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尙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尙有血沫噴湧。作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

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忤人。縣令亦知忤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巖也。不速成此獄。常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於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於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於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於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特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常。昭昭揭日月於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於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於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汗。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矚然於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闖。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汗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於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於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尙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揜戶。以粉

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緘。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於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於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於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於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於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斂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

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櫟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於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於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於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於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

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於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於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華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與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略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二首

班孟堅爲劾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變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湮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踪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

可痛也。

唐史載盧綯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於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於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於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於二十年不忘於既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於爲養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於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於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闕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祀上下。自時中。又之意。

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廼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爲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口。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卻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輿都志後

輿都志工部尙書顧璘奉進。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

載陵寢殿宇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卻也獻皇在國尙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尙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卽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扉遶交第後上卽位有中
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尙書家所占上曰此皇考予之朕何敢奪上之篤考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
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尙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
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諡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獻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
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
卒然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尙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
爲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尙書事思先君之言並記之按二公不同時疑
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
事何續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
爲社學而石臺尙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
序而此無序。前曰。闕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
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略見序文。此幢
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
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
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尙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
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闕之。蓋其興廢亦有
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
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
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諸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

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卽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於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澠。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卽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誤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襄周廣順二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祕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爲吏邢州。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尙不知馬。今爲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案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旣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探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廼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輿於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於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爲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爲適吾性焉耳。不能爲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之餘。手跡宛然。爲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圓如鵝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尙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喪。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筭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家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翱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於書如此。己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考。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揚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己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於時。而次谷之好。尙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

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寵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援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爲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仿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

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卽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於朝。乞歸養。得請。於是日侍公於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苦枕塊。旣虞卒哭。柱楣翦屏。芟翦不納。蓋終始不越於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於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於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於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於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於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撫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於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子。常熟刻本刪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茲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

思薄不足復爲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痞，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於里門，恆受教於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倉之王，於今多在仕籍，亦旣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贋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於舒。

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待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峴官平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尙存。差有證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於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贏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尙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

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嬾於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茲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於斯。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

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閤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閤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贊。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按漢書公孫弘傳：弘爲丞相，開東閤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閤，小門也。正門，避掖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於尊官，稱閤下。又唐有宰相入閤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公上書，皆作閤下，無閤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閤下，而常熟刻誤作閤下，當是但知閤閤之義，而不解有開閤入閤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

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犖犖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鄆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舛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謫譴。而往時讒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於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願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構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苟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

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祗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

十年而不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膺力旣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慚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

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黜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譴。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尙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

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辭太峻。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錄之。有負於閣下者。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伯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

十四字。而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卻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卽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慨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尙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

趨於寬。歷五聖。至於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佞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鑿。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抵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談詭佞捷。姦諛嵬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旣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鑿。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

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於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益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爲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譽。而動與時忤。排構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跣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罔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謂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願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

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於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感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尙格而不行。語畢黯然而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繆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掩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

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誦。寡淺者自晦。此卓聲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略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蠶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此文舊刻刪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